續藏書

續藏書卷十三目錄

續藏書卷十三目録終

征蠻功

續藏書卷十三

勳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贍、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違、驥嘗奉命塡山西兼飭邊備、奏竊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爲順天府尹、

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凉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　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　上密勑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

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墩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 詔任禮爲平羌將

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諜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illegible]死而任禮兵亦至

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道得僞萬戸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幷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賞賚皆進封伯爵而驥猶大理寺卿猶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寇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

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堠州欲略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中侯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參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

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戛刀招漢父子虜刀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箐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

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戛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寻敗其象陣於泥潲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

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 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命師旋、 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

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窺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 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

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驥等並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册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内主帥恤也定西侯亦病亟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凉等處所至申飭邊備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宫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栅西

岸驥作浮梁以度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
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
是凡三率師南矣召還京停獎勞勅改驥領平蠻將
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僇之
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
及驥　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
上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
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
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

宮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瑺嗣至今不絶一孫添尚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李贄曰弇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略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

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為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寛不然以麓川三大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導諸人疏語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其為宰相冢宰本兵吾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為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

故弇州獨以爲仁德之報、不信彼讒妬之口云、然王越楊善爵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楊善之爵祿、則人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乏才爲恨邪、

興濟侯楊忠敏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為人幹事時年甫十七　文皇起義兵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聊脫間　文皇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　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為卿善偉丰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善亦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

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時餽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胝不為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朔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

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衆爲止時所遣使漠北若王
復王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往皆不得其要領
李實得一見　太上頗倨而其辭驁虜始挾　太上
請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酋責
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絶不爲奉迎計亦不
予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
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釦之類旣至也先所使館伴
者來與飲帳中詭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
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華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銃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躃立穿刺各林立夜度管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用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歃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遣入謝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蓋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稱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

論師與奴即蘇畏復出何以加之

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剹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

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巳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　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太

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額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振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壽加號守正文臣歲祿一
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壽加
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二爲勳衛一爲指揮僉
事一爲千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
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又嘗陰薦
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
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疎紬而明
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子宗自勳衛
襲四歲例奪爵爲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

馬都尉

李贄曰唯　景泰絶無迎　太上皇之意是以

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眞能

寓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南宮不錮

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思之人

耳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

是眞爲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楊善之能也也

先爲巧而我爲拙也先爲主而我爲賓不亦太不

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爲重君爲輕身又

爲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爲首論歸
太上皇功則楊善爲最然則楊善其眞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擒反功

淶國孫武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茂陵

孫鏜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叅將捕處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券五年充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閽人曰與爾奏疾進 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

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 上喜手勑鏜父子為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 上又勑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 勑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子軏追賊至東市大戰軏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軏攢鎗殺軏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

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涞國公、謚武敏、

同時石亨者、最用事、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雄偉、髯亦過膝、亨嘗與彪貰酒、相工遇而大奇之、曰、今當平世、柰何二人有封侯相、亨本軍官、嗣伯父為寬河衛指揮僉事、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

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
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叅謀十四年八
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
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出獄
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
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
軍懽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
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
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

虜三口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荊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驚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遁去亨既敗虜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請和見邊人輒呼石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彪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諸子姪淵溟濬仁並陞千戶鎮撫彪爲叅將

虜畏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為團營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景帝倚任之。亨恃功驕橫，于少保又時時裁抑亨，亨畏于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于心。天順元年正月，景帝不豫。是月壬午四更，亨與都督張輗、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上皇復辟，為飛語訓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迎襄世子，亦言之于少保。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上不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

廢　景泰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婿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竄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筭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　上泣訴强　上

下賢有貞并都御史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力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上亦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閣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

撫亨慚憤必欲　上復革之、　上不許、會兵部尚書
陳汝言奸贓得罪　上嘆息曰、奸箇于謙亨亦不自
安　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
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愚謂
郕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
勞擾誰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　上曰善由是
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　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
朕、　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徃善撫之朕行
與卿結姻亨不愉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　上笑

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
謝負出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
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即訊果不實彪又數侮其總兵
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 上遂
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爲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薦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 上疑
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命北虜入貢見彪於朝
羅拜稱石王 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

上寄詔御史按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瘞亨尸　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　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使演得戍郴州少子滑鎖定侯者、幼未收、演在郴、累功陞指揮、滑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弘為尚書、　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

爲尚書、亨曰、卽尚書何不可、何再歴、耐煩邪、亨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内閣、已逐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皆伏誅、

李卓吾曰、使石亨早沒於未奪門之前、豈不足稱武烈名臣哉、馬昂之本兵、有貞李賢之内閣、皆亨所薦也、

幫功

定襄侯郭忠武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　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衆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鼐張益駕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　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

人心危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
傷、裹創傳藥、衆皆感戢、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至城
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曰、朕與
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
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　上皇
金帛、瑄尤効力、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
虜以和爲名、犯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
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驟、三關失
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

護　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賊已退優
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囘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
河已凍且向延綏靑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
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
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
智不可鬬勇其淶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淸
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
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
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

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閏正月、公獲虜諜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鞫之、云喜寧與也先

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立未立、斯今年五月名送　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銃短鎗、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耻之心、莅政惟肆貪淫之志、釀成汙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

儻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大同上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衂以己意設爲撥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闌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

當是時、巡撫年富知公、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
南京、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
贈侯、謚忠武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于朝
爲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祭乞嗣、不許、
授世指揮使、

懷遠伯山襄毅公　事　長陵　景陵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績、從　長陵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公廉勇有謀、充征蠻將軍、代顧興祖鎮廣西、廣西溪峒猺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公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公沈毅不

潔廉正自持馭諸土官專厲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先後師府有鄭牢者老隸也鯁直敢言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公笑曰人言土夷餽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邪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公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諡襄毅

漕河功

平江侯陳恭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公嗣父爵戍遼陽公請代原戍從征上木瓦寨冒險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剌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剌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充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

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刧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岡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堤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為海運表識名寳山 上為文樹碑山上旣開會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艖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

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避瀆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當時是轉搬）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並困上覽之戚然令有司議所以寬恤者仍勅獎公與世伯券景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卒贈侯謚恭襄公倜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亹亹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

嘗延送掖士時相講議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門遂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瓊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公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功爲多公久祠清江浦漕渠旁往往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公濟寧分水河上宣德十年公子佐嗣卒子豫正統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

七、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縣國公、諡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剿蠻賊、奪還俘掠萬人、召總漕運十二年、建白百餘疏、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圭、優給、卒、無子、熊姪圭、嘉靖元年嗣、

武功伯徐公　事　景陵　景帝　裕陵

公名有貞字元武初名珵字元玉吳人宣德八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講己巳之變有薦公才者召問計泣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避虜于譙力言不可遂止　景帝即位勅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爲京師援公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公爲諭德兼侍講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公擢僉都御史治河公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

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堙、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公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

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灣、又三里、至李隼、由李隼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豬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灉淵以接河沁、公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衰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

十萬頃公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下捍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滙澮濮之流納諸濼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泄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

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公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公言、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絙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子曰、元武之才、徵於是役也、白渠溉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溉

不漕、又不以貢、久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籲神視
張秋輕重難易何如也、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公負
文武材、臨事敢為、有經略、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
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
石、世指揮使、入內閣、將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徙落籍
去、公得為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總兵相左、李
賢旁助公、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內臣
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
力贊　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閣使附已也、已而

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
御史楊瑄劾曹石、疑出公意、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
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牽　上衣哭訴曰、內閣專權、欲
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
內閣所陷、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
獄、即日雷雹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
皆折、冰雹尤甚、　上遂釋賢、謫公廣東參政、行至德
州、會有投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爲出公、復逮詔
獄、拷治無驗、命取公誥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

衡等遂劾公許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四年冬 上坐文華殿諭賢王翊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軏所陷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於家

潁國楊武襄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公嗣官，謂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刼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鸞疏公短，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次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公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剌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公，呼楊王，十四年，虜入，敗我土木，上皇

道宣府、北狩去、公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
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涿州
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
首功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
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潁國公、
謚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
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
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原即訊、雪公、貶衡廣
西、部卒李友全誣奏公、上付公自治、公以故感激、

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公功爲最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

祭胡功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盻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日視朝覩越進止奏對數目屬

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求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 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窯

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用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諜知虜滿都魯孛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

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樨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鎭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獎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

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鎭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歷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詗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叅而

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歷賞優渥越
艷之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　詔保國公永爲平
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
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供會於榆林
既至大同諜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
諜○帳○海○虜○兆○具○長○收
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
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
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
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

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為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為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銳雎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

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 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濫、則 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也、而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衮梁、延

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提閫、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塡大同、猶與直共一鎭、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塡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 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糺直八罪、因併糺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劵、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

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滽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寃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徃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

觴侍而一千戶詗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析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黎把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游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

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滽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貴人廣與之、以越名上、 上遂許陛見、 上慰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鎭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 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

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弇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淸王瓊方之蔑如也卓吾曰此妙絕人不難有難逢介州識之當稱具眼

逸史氏曰余閱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

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蹤聲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

都督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北歿戰母岳氏生公半歲持節旌爲忠臣節婦己巳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荊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荊襄公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開以死士出城五六里

舉火砲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
知鎭臨淸兼管倉糧移鎭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愼
專任實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
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
竊發可以邀功令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
患自息荆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巳成家
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
竟餱糧巳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
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

階之賞乞査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
激揚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
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士大夫聞此言）
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當愧死）
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常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
區公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邦不
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
人婚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廐無肥馬

銓閣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勳封名臣卷二十三終